

农民工周刊

责任编辑:甘皙
新闻热线:(010)84151613
E-mail:grbnmgz@163.com



从事采掘工作如何自救?

掘进工作面冒顶时如何急救

知识要点

所谓冒顶是指煤矿地下开采中,上部矿岩层自然塌落的现象。这是由于开采后,原先平衡的矿山压力遭到破坏而造成的。冒顶事故是矿井采掘工作面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的。

急救处理

①遇险人员应沉着、冷静,切忌惊慌失措,同时要维护好冒顶处和避灾处的支护,防止冒顶进一步扩大。

②如果被困地点有电话,应立即用电话汇报灾情、遇险人数和计划采取的避险自救措施。若没有电话则在保证体能和尽量少耗氧的情况下,组织好每间隔一定时间敲击轨道、管道或岩石发出求救信号。

③如被困时间较长,应节省体力,并节水、节食和节约矿灯用电。

④如有压风管,应打开并用压风管供风,作好较长时间的避灾准备。

预防措施

①认真接受安全技术培训,提高安全防范知识和技术水平,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作业。

②加强采场顶板观察、检查,如发现问题应及时向领导汇报,采取补救措施。

特别提示

发生冒顶事故时,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听从统一指挥,互相安慰,稳定情绪,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采煤工作面冒顶时如何急救

知识要点

采煤工作面冒顶的地点概括起来为:一面(采煤工作面的机面)、一线(采煤工作面的放顶线)、两出口(采煤工作面的两个安全出口)。

急救处理

①发现采煤工作面有冒顶的预兆时,应立即撤到安全地点或避灾硐室。

②如果来不及撤到安全地点时,应立即背靠煤墙站立,同时注意防止煤块片帮伤人;如就近有木垛时,也可撤至木垛处躲避,但也要注意木垛支设质量以免滚垛伤人,更不能钻入木垛内。

当大面积冒顶堵塞巷道,作业人员堵塞在工作掌子面,即矿工们所说的“关门”时,应沉着、冷静,由班组长统一指挥,只留一盏灯供照明使用,并用铁锹、铁棒、石块等不停地敲打通风、排水的管道,向外报警,使救援人员能及时发现目标,准确迅速地展开抢救。

预防措施

①采掘工作面煤壁应当采直采齐,及时打上贴煤壁支柱,用以支撑新暴露出来的顶板。

②合理布置炮眼,掌握好角度。

③落煤后,要及时挑顶刷帮,伞檐和底根要清除。

在发出求救信号时切记不能敲打对自己有威胁的物料和岩石传递呼救信号,更不能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挣扎脱险。

酷暑下,他们坚守在特殊工作环境中

与污水垃圾打交道,在黑暗潮湿中清淤

高温+防汛 下水道养护工迎“最忙季”

本报记者 唐妹

7月的北京不仅有高温还进入汛期,下水道养护工进入了工作最忙碌的季节。日前,《工人日报》记者跟随一群下水道养护工体验他们的工作。他们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吃住基本都在站点。黑暗、潮湿的空间,污水、淤泥、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环境;无论是在人们渐入梦乡的深夜,还是在大雨滂沱的季节,在别人看不见的地下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是他们默默地守护,让城市在风雨中保持出行畅通、环境整洁。

总要有人做这行

“出外勤养护污水井,上午出去的时候穿得干干净净,中午回来的时候就能闻到身上有种难闻的气味,从头到脚都得换一遍衣服。”今年29岁的河北邢台人王志海2009年中专毕业就来到北京排水集团第一管网分公司,他所在的运行二班目前有23个人,共同承担重点保障区域15平方公里、220公里排水设施的养护和监管工作。每天与污泥、恶臭打交道,王志海也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年。

“全北京也没有比咱们更脏的活儿了吧。”刚刚来这一个月的刘师傅接过话,33岁的他曾在老家北京平谷务农,后来四处打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要养家糊口,儿子马上升小学啦。”这份工作能带给他稳定和保障。

由于作业环境的恶劣,工人流动性比较大,几乎全年都在招人。班长李阳告诉记者,

班组年纪最小的是20岁,年纪最大的今年7月退休。“前几年招来七八个中专毕业的90后,只剩下两个,还有人来看了一眼工作环境就走了。”

下水道里什么都有,是一座城市最神秘的部分。“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污秽、垃圾我们都见过。有的人比较敏感,除了味道,还受不了视觉上的冲击。”95后的小峰经历过呕吐的折磨,2012年他中专毕业后来到运行二班,“刚开始工作也不适,吐了两回就慢慢好了。总要有人做这行,都是工作,也沒有什么太大差别。”

为了避免影响交通,大多数情况下“上班都是夜班的状态”,作业时间一般是夜里十点到凌晨五点,班组成员大多是外来务工者,吃住基本都在站点。而热线处理是24小时开通的,只要有人打来热线报修,他们就要立即到达堵塞点进行疏通。

夏天不只有高温,还要防汛

“走了,安外大街那边儿一胡同口的雨水口有堵塞。”7月2日,上午9时的太阳已经足够将人炙烤的烦躁,接到热线后,王志海和工友立即发动作业车赶往胡同口。下了车,先是在周围摆好了路障,紧接着王志海用钩子熟练地撬开雨水篦子查看是否有淤积,再拉开污水井盖查看,随后示意一起出动的李开用管道疏通车高压水枪进行疏通。

“像胡同这样的地方晚上不能施工,尤其是夏天,会影响居民休息,我们就得白天来处理。”王志海一边解释着一边让路人绕过。污水井四周不清是水汽还是雾气在向外喷溅,同时还带着一股下水道特有的刺鼻气味一同漫射开来,这是疏通车作业的时候靠水力把管道里的淤泥冲出来,其顶出来的气流带着气味就会返上来,而在高温天气,臭味

哄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儿。“您觉得臭味很大啊?我们已经闻不到了。”王志海对记者说。

疏通车作业完,小峰拿着铁锹把污水井里的淤泥铲出来装进编织袋里放到作业车上,再细心盖好盖子,以保证与井口严丝合缝。之后赶往下一个三里屯附近的作业点,此时工人们的额头上已经沁出汗珠,而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王志海打开路边的雨水篦子,发现里面除了有淤泥和树叶以外,还七扭八歪地躺着不少烟屁股,以及雪糕棍儿、塑料包装袋。“我们还铲出来过建筑施工废弃的泥浆。在胡同里,还经常有人倾倒厨余垃圾以及排泄物,尤其是大家分不出污水井和雨水井,会给人带来很大麻烦。”

夏天的热熬,不只要应对高温天气,还要防汛。

北京的汛期从6月1日开始,一直到9月20日结束,而防汛的工作会比上、下汛的时间再延长十天左右。

只要是降雨有一定强度,持续一段时间,王志海和工友就要冒雨在各自的防区范围内进行排水口的巡查。

如果发现明显的隐患,就必须在隐患点值守。

“防雨衣不透气,夏天温度又高,闷热程度可想而知。有险情的时候需要一直站在雨里,可能是两三个小时,也可能是半天,甚至一天,整个人都湿透了。”李阳还记得7·21那场暴雨,他和王志海三天两夜都没怎么休息过。

王志海对记者说,夏天的热熬,不只要应对高温天气,还要防汛。

“在管道里清淤站着也不是,蹲着也不是,忒难受了,只能攒着身子跪坐着铲泥。”王志海笑着说,“虽然辛苦,但养护做好了,才能保证排水管网运行正常、排水畅通,保证污水的收集和处理,防止污水漫上街道以及污染水体。”他嘿嘿一乐。

随后,记者跟随工人来到崇文门附近的盖板河例行检查排污情况,盖板河距离地面大概有七八米深,刚下去的一瞬间,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就侵袭了整个鼻腔,紧接着是漫无边际的黑,只能凭借手电打出的光束摸索方向,那种看不到尽头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挑战着神经。而返回地面的刹那竟然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同是第一次下井的新人刘师傅也因为紧张而大口喘着粗气,脱下装备的他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尽管有相对完善的防护措施,下井作业还是具有潜在的危险因素,随着排水、清淤设备升级、上新,现在尽量用机器代替人工下井作业。如管道疏通车、CCTV管道检测机器人、移动泵车、拦讯自冲洗设备等基本可以解决80%以上的管道问题。据了解,北京排水集团最近上新了“黑科技”排水设备,智能感知系统能自动识别是否存在积水,排水接力池可在3分钟内完成安装并提升抽排效果。

下井作业尽量用机器来代替

小峰回忆起第一次下井,想到的只有黑暗和狭窄,黑黢黢的管道里只能看见头灯照出来的一束光亮。由于污水里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还需佩戴正压空气呼吸器、氧气瓶等全套防护装备。记者体验穿戴整套重达15公斤多的防护装备,仅仅行走一会儿

夜间对船舱整段冲砂,白天人工喷漆、补漆、清扫

在狭窄舱内蹲跪作业 涂热异味侵袭油漆工



7月3日,造船厂涂装课的油漆工正在调漆。

薛晓秋 摄

本报记者 于灵歌

7月,福州进入盛夏,闷热潮湿。

位于福州马尾港口的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车间弥漫着油漆涂料挥发出的刺鼻气味。在这里,船舱分段被倒置架在2米高的脚手架上,由20多名工人进行冲砂、涂装等工作。由于涂装工作要求维持26℃左右的室温、70%-80%的室内湿度,因此车间相对封闭,仅靠车间内空调进行调温和通风,采光也比较有限。

每天早晨7点,油漆工人穿上长衣长裤的装备,戴上安全帽、戴好防护口罩,开完安全例会后,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腰酸背痛是常事

7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造船厂的涂装课

本报记者 柳姗姗

7月的吉林骄阳似火,位于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某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的工地上,叮叮当当的凿石声络绎不绝,30来名工人正忙着采石搬运。根据项目规划,这些工人需要将这座拦路的山头搬走挪平,而这份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和粉尘打交道。

与过去农民工们健康意识淡薄、对存有潜在职业病危害的工作环境并无应有重视不同,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防护意识正在不断加强。但与此同时,防护用品佩戴不规范、企业管理有疏忽等问题,也在让防治“呼吸之痛”任重道远。

“只要风不大,粉尘不多;刮风时,公司的洒水车会不时洒水消灰,再戴上风镜,基本没啥影响。”高景山说。临时工们的劳保用品都是自带,高景山戴的是一次性口罩,每天更换一个,胶皮手套因为磨损严重,每4天更换一个。有时风大,感觉太脏的话,高景山和工友们会抽空到工地附近的山沟里用泉水简单清洗一下。

对工人们来说,粉尘的脏不是最难受的,因工作场所毫无遮挡,酷暑才让人难以忍耐。不过所幸工地上管理尚算人性化,大家热的时候可以找阴凉处休息一下,提供的午餐也会有消暑的绿豆汤。

“年轻的时候还能去外地打工,现在上了岁数也不愿再出远门了,看家附近有什么能干的活,就打打零工,家里再养点啥,钱也就差不多够用了。”高景山说,这份采石的工作至少能干到年底,工钱每月一开,大家都挺放心。

“每天早6点到晚6点工作,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130元,主要是离家近,空余时间我还

能种地喂牛。”54岁的高景山憨憨一笑。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工地上有钩机、铲车等机械设备,放炮的人先把山体炸碎,然后由机械设备处理大石头,采石工人负责凿取小块石材,挑选可用的矿石,并用铁锤搬到铲车里。

用高景山的话说,这个活不累,就是“磨叽、埋汰”,需要耐心。工地上来的30来人各有分

工,采石的7人都是附近村子招来的临时工。因为收入一般,环境差且工作内容枯燥,没有年轻人愿意过来,这7人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只要风不大,粉尘不多;刮风时,公司的洒水车会不时洒水消灰,再戴上风镜,基本没啥影响。”高景山说。临时工们的劳保用品都是自带,高景山戴的是一次性口罩,每天更换一个,胶皮手套因为磨损严重,每4天更换一个。有时风大,感觉太脏的话,高景山和工友们会抽空到工地附近的山沟里用泉水简单清洗一下。

对工人们来说,粉尘的脏不是最难受的,因工作场所毫无遮挡,酷暑才让人难以忍耐。不过所幸工地上管理尚算人性化,大家热的时候可以找阴凉处休息一下,提供的午餐也会有消暑的绿豆汤。

“年轻的时候还能去外地打工,现在上了岁数也不愿再出远门了,看家附近有什么能干的活,就打打零工,家里再养点啥,钱也就差不多够用了。”高景山说,这份采石的工作至少能干到年底,工钱每月一开,大家都挺放心。

“每天早6点到晚6点工作,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130元,主要是离家近,空余时间我还

能种地喂牛。”54岁的高景山憨憨一笑。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工地上有钩机、铲车等机械设备,放炮的人先把山体炸碎,然后由机械设备处理大石头,采石工人负责凿取小块石材,挑选可用的矿石,并用铁锤搬到铲车里。

用高景山的话说,这个活不累,就是“磨叽、埋汰”,需要耐心。工地上来的30来人各有分

工,采石的7人都是附近村子招来的临时工。因为收入一般,环境差且工作内容枯燥,没有年轻人愿意过来,这7人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只要风不大,粉尘不多;刮风时,公司的洒水车会不时洒水消灰,再戴上风镜,基本没啥影响。”高景山说。临时工们的劳保用品都是自带,高景山戴的是一次性口罩,每天更换一个,胶皮手套因为磨损严重,每4天更换一个。有时风大,感觉太脏的话,高景山和工友们会抽空到工地附近的山沟里用泉水简单清洗一下。

对工人们来说,粉尘的脏不是最难受的,因工作场所毫无遮挡,酷暑才让人难以忍耐。不过所幸工地上管理尚算人性化,大家热的时候可以找阴凉处休息一下,提供的午餐也会有消暑的绿豆汤。

“年轻的时候还能去外地打工,现在上了岁数也不愿再出远门了,看家附近有什么能干的活,就打打零工,家里再养点啥,钱也就差不多够用了。”高景山说,这份采石的工作至少能干到年底,工钱每月一开,大家都挺放心。

“每天早6点到晚6点工作,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130元,主要是离家近,空余时间我还

能种地喂牛。”54岁的高景山憨憨一笑。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工地上有钩机、铲车等机械设备,放炮的人先把山体炸碎,然后由机械设备处理大石头,采石工人负责凿取小块石材,挑选可用的矿石,并用铁锤搬到铲车里。

用高景山的话说,这个活不累,就是“磨叽、埋汰”,需要耐心。工地上来的30来人各有分

工,采石的7人都是附近村子招来的临时工。因为收入一般,环境差且工作内容枯燥,没有年轻人愿意过来,这7人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只要风不大,粉尘不多;刮风时,公司的洒水车会不时洒水消灰,再戴上风镜,基本没啥影响。”高景山说。临时工们的劳保用品都是自带,高景山戴的是一次性口罩,每天更换一个,胶皮手套因为磨损严重,每4天更换一个。有时风大,感觉太脏的话,高景山和工友们会抽空到工地附近的山沟里用泉水简单清洗一下。

对工人们来说,粉尘的脏不是最难受的,因工作场所毫无遮挡,酷暑才让人难以忍耐。不过所幸工地上管理尚算人性化,大家热的时候可以找阴凉处休息一下,提供的午餐也会有消暑的绿豆汤。

“年轻的时候还能去外地打工,现在上了岁数也不愿再出远门了,看家附近有什么能干的活,就打打零工,家里再养点啥,钱也就差不多够用了。”高景山说,这份采石的工作至少能干到年底,工钱每月一开,大家都挺放心。

“每天早6点到晚6点工作,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130元,主要是离家近,空余时间我还

能种地喂牛。”54岁的高景山憨憨一笑。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工地上有钩机、铲车等机械设备,放炮的人先把山体炸碎,然后由机械设备处理大石头,采石工人负责凿取小块石材,挑选可用的矿石,并用铁锤搬到铲车里。

用高景山的话说,这个活不累,就是“磨叽、埋汰”,需要耐心。工地上来的30来人各有分

工,采石的7人都是附近村子招来的临时工。因为收入一般,